上官生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官生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上官生，字洞卿，名簫，洛陽人。幼隨宦皖省，長即操申韓學。時應鍾離太守幕聘，甚相得。貌姣好，善修飾，性慷爽，喜結納。年二十猶未娶，因擇配太苛也。太守金姓，忘其名，欲贈生婢，不可。會婢與僕私，事露，牽致主母，太守怒，橫劍按驗。生極力斡旋，與僕金，使之遁，索婢來，令他適。又邑有富室女，嫁三月生子，舅姑憤興訟。太守將設五毒研求，生急止之。潛訪，知婿曾逾垣就女宿，得實證，訟遂解。

太守子，惡少也。疑生通苞苴，譖以蜚語，太守亦疑，時露諷刺。生拂袖去。惘惘無所適，思魯中丞某公為先甫同歲生，往作依劉，或轉薦禰。比至，則中承已薨逝，不得已，盡以囊橐供遊覽，蓬萊海市、泰山日觀、聖陵碑版，無不縱觀。荏苒兩年，始尋舊轍。行抵蒜山，瓜步間，遇舊識寇太史，退老林泉，臨江築別墅甚佳。愛生才，浼修譜系，留住東鄰古精藍，遣僕司炊爨。生愛其樹石亭臺，斷垣僅隔，耳聽漁唱，門無俗賓，遂以為此間樂，不思舊業矣。一夕膳畢，僕去，生倚胡床納涼，月色昏黃，流螢上下，忽見一白袷少年手持紈箑，臨風玉樹，舉世無儔，翩翩自西牆竹林中出，徘徊瞻眺，俯首吟哦。

詞曰：

玉漏乍停人乍定，仲子牆邊，隔著羅敷徑。薄薄紗窗何故俊，依稀閃個人兒影。

吟數次，苦無下闋。生戲為貂續，吟曰：

立遍銀階誰寄信，這搭蒼苔，留下纖纖印。驀地一聲花下磐，回頭好月圓如餅。

少年聞即姍姍來，喜曰：「何圖深夜尚有同調耶？」相將入座，互訊平生。少年自云查姓，字琴痕，小寓比鄰，有徑可越。生自起瀹茗供客，少年亦手撿樹枝助薪。終夜清譚，雞唱始去，生送至徑邊，殷殷訂後約。琴曰：「鄙俚之詞，誠不足助霏屑，僕有拙技，明當奉獻，不知許擾清課否？」曰：「幸甚。」歸而滅燭就枕，細想其風致，不滅南威。明宵候之，久不至。三四夕始來，漫責負約。曰：「候山荊眠熟始來耳。」生曰：「攜有仙眷，想亦絕代。」琴酡然曰：「貌與僕等。」袖出玉笛曰：「君善此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請賡昨宵詞，僕倚而和之可乎？」生喜，一唱一吹，風習習，如聞步虛。生遽偎琴坐，曰：「弟如此表表，又慧而文，僕若巾幗，當為弟相思死。」曰：「豈鬚眉即不為我相思死耶？然則猶非真情種也。」曰：「實告弟，目睹玉容，已顛倒衣裳，輾轉枕席兩晝夜矣。」琴縱體入懷，戲嘲曰：「龍陽君情急矣，然弟系天閹，不克救君急，奈何？」生喜，即狎抱摩挲後庭求歡。琴面赧，急拒以手，曰：「相愛何必在此？」曰：「兩雄相逐，非此不能真個銷魂。」曰：「君能告我尻尾戲之原，即可。」曰：「俗傳起于黃帝征蚩尤時，其他則餘桃斷袖，翠被銅山，載史冊者甚夥。」琴大笑，搖手力卻。生哀曰：「弟如見憐，請交易其事。」琴更笑不可仰，曰：「僕客也，君主也。曷先盡東道誼？」生曰：「諾。」入室下帷，解衣就榻。生恐其偉器，受枘鑿之苦，先們之，大駭，蓋荳蔻含香，蓮苞帶露，一好女子也。不及詳潔，遽與綢繆，妖豔動情，其樂無極。事已，以臂代枕，始詢其奇。自云：「某太史好以奇法淫，飾女為男作僕，飾男為女作婢，共三十餘人，其最寵者已與偽婢白娟郎。知非常策，私挈娟郎遁於此處，慕郎君風雅，願委身焉。若勿播揚，可圖永好。」生詳詢娟郎，琴笑曰：「癡郎子得隴望蜀耶？」曰：「非也，卿戀僕則娟孤，戀娟則僕孤，合則均不孤耳。」曰：「渠頗倔強，恐不能如妾之自獻也，容徐圖之。」聽曉鐘動，披衣下榻，生挽留，琴不可，曰：「恐娟郎膽怯，醒又嬌啼耳。」生更乞先容，諾而去。

明夕，生預市小肴饌，沽綠酪，佈置整潔，早遣僕閉關以俟。更餘，果攜娟至，雲鬢蓬鬆，蓮鉤瘦削，紅巾掩口，宛轉嬌羞，見生欲前反退，嫋娜可憐。甫上階，幾為碧苺滑倒，生起挽扶，體輕于葉。與生略敘述，即偎燈斜坐。生讚歎，琴諧謔，娟惟含笑酬應。進三爵後，琴抽笛勸娟歌，娟不肯。琴曰：「我昨已出醜，妹何必諱？不過與郎君破寂耳。」生亦慫恿。娟輕點鳳鞋，手擊象箸，歌曰：

雙峽蝶，雙雙過牆東，剪綵善刻畫，造化夭無功，輕羅小扇撲入手，翻飛那許辨雌雄。

雌耶雄耶何必辨，花須一霎精靈現，可憐壓扁小書叢，猶向美人頭上顫。

歌已，硬咽欲泣，珠淚輕彈。生抱而慰之曰：「昨宵累卿獨宿，小生之過也，乞勿悲怨。」娟曰：「非也。奴兩人得侍郎君，死且不朽，但感觸往事，難制止耳。奴不勝杯酌，琴姊伴郎嘻，奴去休。」生急挽留，幾致屈膝。是夕遂三人一枕。們其下體，累累者偉男也，琴就其前，而生就其後，終夜翻騰，自古秘戲圖無此花樣。

晨起匿於暗帷中，遣僕辭主人，詭云：「性喜習靜，自能操作，無煩紀綱也。」僕去，終日扃雙扉，晝夜與共。書則代磨墨，餐則司烹飪，倦則互按摩，寢則共偎倚。琴猶佻撻，娟則貞靜溫婉。琴僅善歌，娟更弦索、書畫，無一不工。生喜曰：「卿等得一已難，況兼得乎？」娟笑曰：「癡生一箭射雙雕，不怕折祿耶？」琴笑曰：「妾等鬼狐也，久則乘郎醉，噉作糟貔肉，懼否？」生曰：「若葬于美人腹中，終勝齷齪死，非惟不懼，且所心願。」寺僧隅舍，時聞生齋喧笑聲，登鐘樓瞰之詳，奔告寇太史。轉詢生，曰：「舊僕耳，攜婦過江，適晤，留伴岑寂，無他也。」由是群審生有如願銀鹿，豔羨之。居此倏忽兩寒暑，生願老是鄉，每顧琴、娟曰：「倘積傭書值少許，當同歸，共白頭。」兩均微哂不答。再詢，則涔涔淚曰：「郎癡矣，琴老不過雞皮鶴髮，光頷童童，作寺人狀。娟老則髭出於腮，猶復纖足挪移，試問有何可愛？前魚之哭，一轉瞬耳。」生急撫慰，誓曰：「如以色衰負心，有如江水。」然兩小均忽忽不懌。昔金太守自生去後，頗悔，復偵實，更愧。頃訪其蹤跡，得確耗，飛函謝罪，堅乞惠臨，並寄五百金為贄。適家乘亦脫稿，喜告太史，太史置酒招飲，授金酬勞，且代贖車馬在途。別有日矣，忽晨起，琴娟不見，遍覓無跡，惟硯底留一短函書曰：

簫郎玉展：妾等非人非妖，乃含冤負草之鬼也。郎前生為三河富家子，妾等貧賤兒，與郎交最久，遂得郎周濟。郎嗜聲色，病垂危，彌留時托以幼子，妾等反誘其孤，蹈諸不義，卒攫巨金而破沃產，孤窮困，遂卒。訟于閻摩，罰俱投生京江，窩于王夢樓太史家為婢僕，嬌揉造作，同沽恩寵，儕輩妒嫉，殺之，瘞園中假山側，大史覺，亦不甚追究。閻摩宰判俱付輪回，琴為郎妻，娟為郎子。旋以郎今世多善籍，謂不合以淫魄汙清芬，竄妾等於露水司，僅許幽媾填報。至郎真眷屬，月下老已另繫紅絲，好音不遠。昨見閻摩，命投生金陵，琴孫家男，娟施家女，長即為配，先富後貧。本當拜辭，恐傷郎心，故留書以代面耳。郎晦運已盡，吉曜漸臨，從此優遊，諸維珍重。幸毋以妾等為念也。

又一行書曰：「一十四點，一十四口，兩頭一隻腳，六口兩隻腳，三口四隻腳。」

末書「琴娘娟郎泣白。」生見之驚懼，若喪魂魄。人問何往？詭云：「先遣過江耳。」草草束裝，往踐太守約。舊雨再見，歡作可知。太守卓異升授江糧道，亦隨之任。夫人感生德，以中表妹妻生，米氏也。富家亦感生德，以美婢贈為妾，田氏也。妻不育，妾孿生二子，夢夭仙授異書二卷遂產，名伯曰典，仲曰冊。偶泄其遇，並述鬼謎告太守，恍然悟，笑曰：「一十四點者，米也。一十四口者，田也。兩隻為雙字，言公子孿生也。六口兩腳者，典也。三口四腳者，冊也。」後太守故，其子放逸，結匪友淫博，耗宦橐。盜扳論斬，生代為夤緣出縲紲，豢養之。典、冊長俱貴，仕有政聲。生私訪孫、施兩姓，求三生，不可得。偶游太史廢園，求琴娟瘞骨處，亦不可得。勘破泡幻，鐫玉印懸襟上，文曰「看路滑。」撿得零釵剩粉、香扇荷囊等，同瘞一處，碣曰：「一對可憐蟲琴娘娟郎招魂合葬之墓。」宿邑劉大昌，曾晤上官生，云：娟郎書法，酷似夢樓太史云。

懊儂氏曰：前生已被奇汙，至死猶償　　債。一對可憐蟲，真苦惱眾生耳。太史公以奇法淫，不問而知其在泥犁獄。上官生固真情種，然非一念之善，則命宮中早注有女艾男婁之令嗣，為斷鶴續鳧之後身矣。噫，可懼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